

小妖尤尤○著

禁书榜 第一禁书 校规

1、2、3……11……
每逢午夜，刻在石板的校规，
就会离奇地多了一条！

珠海出版社



第10家

10

校規

小妖尤尤◎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11条校规/小妖尤尤著.—珠海：珠海出版社，2009.8
(444异度空间·第8辑)

ISBN 978-7-5453-0240-0

I. 第…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87334号

第11条校规

小妖尤尤 著

策 划：光 南

责任编辑：帅 云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电 话：0756-2639330 邮政编码：519000

网 址：www.zhcbs.net

E-mail：zhcbs@zhcbs.net

印 刷：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46.75 字数：490千字

版 次：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3-0240-0

定 价：66.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444YIDUKONGJIAN

001/ 序言 她说看见的世界

004/ NO.1 悲伤纸人

她没有失去梦想，那个孩子继承了她，她了无遗憾。
况且，她的梦想，本来就是帮助别人实现梦想哪！只要想到这里，她就会忍不住幸福地微笑。

034/ NO.2 姐，外面有个人

我很讨厌妹妹，从她出生的那一天起，仿佛她生来就是专门和我做对的。那天，因为她的出生，父母才没有去参加我的小学入学典礼。我一个人彷徨无助地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那一刻，我深切意识到，我被遗弃了。

045/ NO.3 影魅

摆脱“影子”的身份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努力拼搏，超越前面的人，走到他的前面；另外一种方法比较干脆，就是让挡在前面的人消失。

060/ NO.4 粉丝

一个谎言，说第一次的时候是谎言，说第二次的时候可能还是谎言，可是说到第三次、第四次……第一百次的时候，连说谎的人自己都觉得，那不是谎言了。那是真的。

082/ NO.5 第11条校规

她相信我的文笔。而我，辜负了她的信任。
我记得那年毕业之后，那条莫名出现的第十一条校规也迅速地消失。像是那些空穴来风般的鬼事。

101/ NO.6 哭泣的糖纸

每个孩子都是被父母紧紧包裹住的糖果，它们在糖纸里挣扎着，渴望着，却听不到糖纸的哭泣。

117/ NO.7 榆木疙瘩

我们害怕失去自己，我们努力坚持着自我。可有时候，越害怕越失去，越努力越松懈。终于有一天，我们发现了真相：每个人其实都不能掌控自己，也不能掌控别人。但是，每个人，都很自以为是。

136/ NO.8 别信小孩

世界上真的存在着一种人，他们身上仿佛具有神秘而强大的磁场，让你忍不住靠近他，喜欢他，信任他，模仿他，跟随他；

这个世界上，也真的存在另外一种人，他们因了内心的空虚和不够坚定，总是忍不住被别人吸引，模仿别人，跟随别人。你，是哪种？

167/ NO.9 尖叫的老巫婆

你以为他们还是孩子，可他们已经什么都懂了；你以为他们什么都懂了，可他们其实还是孩子。

189/ NO.10 睡美人的噩梦

事实上那只是一座普通的旧住宅楼，楼里住着一些不穷也不富的人，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寿衣裁缝。那窗口的“睡美人”不过是刚刚午睡醒来的裁缝在伸懒腰而已。

只是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穿得那么华丽午睡。

209/ NO.11 转角怪谈

门是什么？你知道吗？

没有门，可以阻止某人进来。而有了门，就表示要邀请某人进来。

或许在转角大仙的世界，门不仅仅是一个出入口，而是一种象征。

238/ 创作手记

序言 她所看见的世界

疑心病是萌发一切精神疾病的根源所在，而非凡的想象力却是疑心病的形态之一。

我所看见的这个世界，诡异的，神秘的，赤裸裸的。我们所存在的空间里，恐惧感无处不在，从温暖猩红的子宫开始，遗传、经验、想象、暗示，它们会陪伴我们的一生，直至死去。

但，我们仍然活着。
再一次细看小妖尤尤这些走过些许年月的短篇，当它们放在电脑被一篇篇渐次打开的时候，每一刻都像在审阅着一个个血淋淋、赤裸裸的人性。

她勇于打破常规的惊悚写作，却又在传统之中。她将你带领到前所未有的一个恐怖的、心跳加速的高峰，却一瞬间让你回神惊呆原来是这样的故事。

将亲情、爱情以及舍不得的友情糅杂一起，像是一把软弱的刀子，刺向看小说的我们——最僵硬的心房。



印象最深刻的仍旧是《悲伤纸人》，这是一个像真实存在的虚构故事，却又像故事里发生的虚构真事。让你在最后忍不住感动，又让你在惊恐之余捏一把冷汗。所有一切都是幻象，而幻象又是真实存在于脑里的念。

《第十一条校规》、《姐，外面有个人》、《哭泣的糖纸》等故事都选取了一个很普通的角度去写，却将情景逼到你的面前，真实逼真的人性，复杂而又不凌乱的情节，仿佛故事就在面前发生。总体来说，这几个小说给我的印象比较震撼。

一个女生，能写出具备如此人性张力和让人深思的文章，实属难得。

一个悬疑惊悚作家，不管笔下的小说多么地惊骇，始终不如真实世界里的恐惧。

只有亲身经历的一些古怪事件时，你才会感到内心发冷，好像头上笼罩一个真实的阴影，不可挣脱。

而小妖尤尤的所有短篇，都急切地刺中了这点，她是那种笔端虽不是极致恐怖，但是你看的时候，或者花下心思思考的时候容易使你内心发冷、脊背发寒。虚造的恐怖，被平静的生活一冲便淡了，可是只有真实的，才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回忆起来，依然觉得恐怖。

出色的小说抨击人性之恶、现实之丑，在各类题材中最具力量。但许多悬疑惊悚小说却纷纷陷入一个自圆其说的陷阱，为了营造一个完满的结局而造作很多情节。

小妖尤尤让我觉得意外，她所有发展的情节在情理之中，却意外地让人觉得有柳暗花明的感觉，不做作、不拘谨、不虚假。

在现今的市场看来，这类小说要上台阶，比拼的并不单单是技巧，而是想象力。

远古时期所产生的鬼神文化，那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那时候的人

们的思维模式处于生命之初，是属于孩子式的思维，但仍然能创造出那么多伟大的传说。而我们现在所缺乏的，正好是孩子式的想象力。

幸运的是，小妖尤尤的笔下，用到了一个孩子般的视野，去探视周边的零碎变化，让一切的小事件，经过思考、连串，而变成大故事。

这是需要巨大的耐心和洞察力的。

NO.1 悲伤纸人

[1]

刘老师开始真正注意那个女孩，是在图书馆的杂志书架上连续丢了三本《男生女生》以后。在那之前，刘老师只是稍微留意了她，因为她实在是个引人注目的孩子。

那个女孩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外貌漂亮，而是因为瘦弱。

她实在太瘦弱了，即便是穿着别人看来贴身的衣服，也显得空荡荡的，那种感觉难以形容。仿佛并不是她穿着衣服，而是衣服穿着她，似乎是衣服证明了她的存在。

那个女孩不但瘦，还很苍白，脸上几乎没有血色，因此倒也显得明眸皓齿。她总是穿着高领的上衣，捂得严严实实。全身上下除了脸，只有手露在外面。她的手也很苍白，手背上露出纹理清晰的血管。

她出现在图书馆的时间很规律，刘老师推测，她应该是把所有课余时间，都耗在了图书馆。如果是周末，她会从开门一直呆到闭馆。

她总是坐在靠墙的一角，无论什么时候来，只要一坐在那里，就稳如泰山。期间不会喝水、吃饭，甚至不会去洗手间。

一开始，刘老师只是觉得她很奇怪，但并未过多关注。在这所综合性的重点大学当了十几年的图书馆管理员，她早已见过各种各样的学生，尤其是最近几年，年轻人的想法和行为越来越超出她的理解范畴，她早已见怪不怪了。

但是昨天图书大盘点的时候，发现丢了三本《男生女生》杂志，她就不得不注意她了。因为她每次来图书馆，总是在《男生女生》杂志架前流连很久，用瘦骨嶙峋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一排排杂志，眼睛里闪烁着奇怪的光芒。之后，她总是很小心地抽出其中一本，然后才去选别的书籍。

她选了《男生女生》杂志后，并不仔细看。只是先看目录，然后翻到其中某一页，打开，铺到桌子上，这才开始看自己选的书。她应该是个好孩子，除了每天必看那本杂志外，选的其它书籍，都是专业书，并且每次都边看边认真记录。

所以，刘老师其实并不讨厌她，当然更不希望她就是偷杂志的小偷。虽如此，那个女孩今天来图书馆的时候，她还是特别留意了她的“阅读证”，“阅读证”上写着中文系二〇〇七级一班，任嘉嘉。

任嘉嘉依旧晃荡着衣服，先把笔记本放到墙角的座位上占好位置，然后踱到杂志架前，抚过那一本本《男生女生》，就像抚摸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她宝贝般地拿走其中一本，抱在胸前，又到别的书架选了一本古代文学史，这才回到那个几乎已经专属于她的座位，一坐就是大半天。

闭馆的时候，刘老师坐在门口的管理处，亲眼看着她拿着杂志的身影消失在杂志区的书架后面，停留了不到一分钟。她从杂志区出来的时候，手里只剩下了那本文学史。最后，她把文学史放回原来的位置，然后飘然地走出图书馆，只带着她的笔记本。

打扫完卫生，刘老师特意清点了一下《男生女生》杂志的数目——果然又少了一本，是二〇〇六年十月那一期的。



刘老师紧紧皱着眉头，自语道：“难道不是她偷的？”

[2]

任嘉嘉是个怪人，这点从入学的第一天，米惠和熊笑笑以及李玉颜就知道了，因为她们被分在了同一个宿舍。

当时，米惠、熊笑笑和李玉颜站在床铺旁聊天，她们的父母则忙着帮她们铺被褥和摆放行李，米惠的爸爸还把整个宿舍的卫生包括阳台都彻底地清理了一遍。

当一切都收拾好了的时候，任嘉嘉才来。她的行李很少，除了最简单最基础的学习生活用品，就有一个看起来很沉重的箱子。

米惠的爸爸看到任嘉嘉，笑盈盈地说：“你父母呢？”

任嘉嘉一愣，低声说：“没来。”

“没来”这两个字让那三个女生的家长大为感叹，他们一边唠叨着指责着自己的孩子，一边夸奖任嘉嘉是个懂事独立的孩子，并叮嘱她们要向任嘉嘉学习。这让米惠她们十分不爽，敌意应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当时任嘉嘉并没有急着整理自己的生活用品，而是打开那个笨重的纸箱子，从里面抱出一沓沓破旧的杂志。那些杂志多数都旧得没有了封面，就算有封面的，也沾着奇形怪状的污泥，只能隐约看出是《男生女生》杂志。

她小心地压了压那些卷起的书角，然后一本一本地把它们铺到床板上，于是整个宿舍里都弥漫着旧纸的霉味儿，仿佛废纸收购站。

熊笑笑的妈妈见状，说道：“孩子，你没带褥子么？笑笑铺了三床厚褥子，要不给你一条？”

熊笑笑不悦道：“妈，三床我都嫌薄呢！”

任嘉嘉笑笑，怯怯地说：“谢谢阿姨！我习惯了。若床铺得软了，我

睡不着。”她在床板上铺了一层杂志，然后拿出一条洗得分辨不出颜色的床单，

小心翼翼地盖到上面，并细心地用多出来的床单裹好了边沿，这才如释重负地松口气，惬意地爬在床单上，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那霉味儿，是这世界上最美妙的气味。

任嘉嘉的这一举动，不但令三个女生大为诧异，连本来善良的家长们都有些担心。他们临走的时候悄悄叮嘱自己的孩子——离那个奇怪的女生远一点。

其实根本不用父母叮嘱，米惠、熊笑笑和李玉颜也会那么做。

因此从开学第一天，任嘉嘉就被排斥了。

显然任嘉嘉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也不主动招惹她们。每天早晨，她总是第一个起床，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宿舍；晚上，她也是最后一个回来，无声无息地上床。她从不和她们一起吃饭、打水、洗漱、洗澡。她总是一个人，默默的，不说话，且很少发出声音。以至于有段时间，米惠她们甚至都忘记了宿舍里还有任嘉嘉这号人物。

不仅如此，就连上课的时候，她也是静静地坐在最后一排的墙角，从不回答问题，也不和任何同学搭讪聊天。在大家都积极参与社团活动、都雄心壮志地开始计划自己的恋爱的时候，她也无动于衷。

她就像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和大家存在于两个互不干扰的异次元空间。所有人都忽视了她的存在，换一种角度说，她也忽视了所有人的存在。

[3]

若是她们就这样一直相安无事下去，或许任嘉嘉就会悄无声息地毕

业，然后离开。等多年后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也许会诧异地发现，毕业照上有个瘦弱的女孩，竟然谁也不认识。或许还会有个文采不错的同学，以此为素材，写出一篇鬼故事，故事的名字很可能是《毕业照上的鬼影》。

然而，就算所有人都无视任嘉嘉，她毕竟还是活生生地、真实地存在的。所以，矛盾和是注定要出现的。

这件事，还要从熊笑笑竞选上系里的卫生部委员开始。刚刚进入大学就受到重视的熊笑笑满怀雄心壮志，发誓要把系里的卫生抓上去。她制定了各种苛刻的卫生考核制度，大有把中文系一年级变成全校“洁癖典范”的气势。

可是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毕竟多数同学都是没有洁癖的。况且，熊笑笑自己的宿舍就无法达标，这成了同学们反对她的有力证据。

拖熊笑笑后腿的，正是任嘉嘉。在熊笑笑的变态卫生制度中，有一条考核项目是气味。可是熊笑笑的宿舍里总是飘荡着淡淡的霉味，这气味源于任嘉嘉床单下的旧杂志。

提起旧杂志，熊笑笑和米惠、李玉颜就气不打一处来。因为有一次她们三个实在无聊，就趁着任嘉嘉不在的时候，每人从她床单下扯出了一本旧杂志来看。本来她们打算随便翻翻就放回去的，可是那杂志太好看了，于是就决定偷偷留下来慢慢看。为此她们还特意重新摆了任嘉嘉床铺上的杂志，表面上看，根本不可能发现杂志少了。

谁知道当天晚上熄灯后，任嘉嘉刚刚爬到床上，就跳了起来，站在地上，在黑暗里默默地站着，一动不动。当时熊笑笑正在和其他两人谈论三年级的帅哥学长，说到兴奋处，她坐了起来，一眼就看到了黑暗里任嘉嘉的身影，不由惊叫一声。

米惠说：“你吓死人啊！”
李玉颜说：“神经啊你！”

熊笑笑说：“该不会是梦游吧？”

任嘉嘉并没有吭声，依旧一动不动地站着，先是看了看熊笑笑，然后又看看了李玉颜，最后定定地望着米惠。然后慢慢地、无声无息地走到米惠床下的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本杂志，继而是熊笑笑的抽屉。

李玉颜心想，看你怎么找到我的！还不待她想完，任嘉嘉就飘到了她的床头，把手伸到她枕头底下，找到了第三本杂志。

然后，她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拿着杂志爬到自己的床铺，认真地铺好，然后躺下来睡觉。自始至终，她既没有问她们是否拿了她的东西，也没有问她们放在了哪里，她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问，就仿佛已经了然于心。

就好像，她们拿她杂志时，她就在她们身边似的。

本来就理亏的熊笑笑三人，一下子竟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一刻，她们心里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一晚上都翻来覆去。

从此，她们再也不敢随便碰她的杂志了——虽然那些杂志很具有吸引力。

她们开始轮流到学校附近的书屋买《男生女生》，三个人轮流看。只是她们当时没有发现，鬼使神差的，她们竟然不约而同地把杂志也压到了床铺下。

若不是熊笑笑的变态卫生制度，或许她们一辈子都不打算再和那个诡异的女生有任何接触。

那天熊笑笑因为自己宿舍的卫生首先就不达标而遭到了学生会同伴的耻笑，她气急败坏地回到宿舍，掀开任嘉嘉的床单，把所有的杂志都撕得粉碎，然后冲进了厕所的下水道。

显然，这一举动让她的怒气得到了充分的发泄。怒气发泄完了，大脑冷静了，她才开始担心起来——任嘉嘉发现了这一切，她会怎么做？

她急忙找来了米惠和李玉颜，她们也想不出好的对策。

[4]

那天晚上，任嘉嘉依旧是等到熄灯的时候才回到宿舍。她像往常一样，轻轻把门推开一条缝，但今天她并没有马上进去并锁好门，而是站在门缝中。她有些奇怪，以往这个时候，宿舍里总是很热闹的，其“叽喳”程度不亚于一窝麻雀。但是今天不同，三个人竟然都早早地睡了，熊笑笑还很夸张地打着小呼噜。

随即，任嘉嘉轻轻吸吸鼻子，紧紧皱起了眉头。

当时李玉颜偷偷睁开眼镜，看到任嘉嘉木然地站在门和墙壁的夹缝中，走廊上的灯把她瘦弱的影子拉了老长。那老长的影子和任嘉嘉一样一动不动，仿佛时间就定格在了她推开门的那一瞬间。

任嘉嘉愣了几分钟，第一次改变了她慢悠悠飘忽忽的走路方式，踉跄地奔到自己的床铺前，黑暗里，她瘦削的肩膀微微颤动着。熊笑笑见状，急忙用被子蒙住了头，捂着怦怦跳的心口。

很意外，任嘉嘉并没有怒气冲冲地质问，也没有大吵大闹。她只是站在自己的床铺下，就像刚才站在门口时一样，一动不动。

继而，她转过身，一眨不眨地看着其他三个舍友。虽然熊笑笑蒙着头，但她依然感觉到了异样，仿佛有无数细细密密的小针穿透了被子，顺着她的毛孔钻入她的身体、她的血液里、她的五脏六腑，令她十分不自在。

她终于无法忍受这种感觉，猛地坐起来，睁开眼睛，正好和任嘉嘉的目光相遇。虽然在黑暗里，但她依然感觉到她目光里的阴冷，于是她身体里的小细针们更加不安了，冷汗顺着她的额头流进眼角，刺得眼睛生疼生疼的。

黑暗里，任嘉嘉似乎轻轻冷笑了一声，又似乎没有笑。在她笑了还是没笑的问题上，熊笑笑和李玉颜、米惠的意见不一。第二天她们偷偷讨论的时候，甚至为此发生了剧烈的争执，差点就翻脸了。

当天晚上，任嘉嘉盯着熊笑笑看了大半夜，然后才默不作声地上了床。据睡在任嘉嘉对面的米惠说，任嘉嘉上床以后，就一直在床上呆呆地坐着，直到天亮。

早晨她们醒来的时候，任嘉嘉已经不在了。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出的门，她的床铺还保持着昨天的样子，床单凌乱随意地堆在床板上，木制床板的纹理一圈一圈的，迷宫一般绕来绕去，一如任嘉嘉这个人。

三个人套着熊猫眼呆呆地坐在床上，谁也没说话。本来有无数话题的三个好朋友，似乎一下子就变得无话可说了。

过了好久，米惠才揉揉太阳穴，打了个哈欠：“笑笑，这事是你做的，要不你就承认了吧。”

李玉颜也说：“是啊，虽然她那些杂志影响了宿舍卫生，但是你昨天确实有点过份了。”

米惠又说：“听生活委员说她家里特别穷，这次入学，是跟学校争取了很久，才减免了一半学费入学的，估计家里穷得连像样的褥子都没有。你这么一弄，人家只能睡床板了。”

李玉颜马上接过话茬：“这么说她也挺可怜的，反正这次和我们没关系，说实话我有点怕她，笑笑你别连累我们。”

熊笑笑怒道：“你们这么说还算朋友吗？”

李玉颜和米惠连忙说：“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熊笑笑叹口气：“我分一条褥子给她好。”她说完三下两下撤出自己的一条褥子，铺在了任嘉嘉床上，并把床单也替她铺好了。

熊笑笑爬到任嘉嘉床铺的时候，诧异地发现，虽然已经没有那些破

旧的杂志，但是她的床铺上依然有着淡淡的霉味儿。仿佛那些杂志的气味儿，已经渗入到了床板里。

晚上，任嘉嘉依旧是熄灯后才回来。她在自己床铺前愣了愣，然后轻轻地爬上床，掀开床单，把褥子整齐地叠了起来，然后轻轻放到熊笑笑的书桌上。继而，她铺好了床单，把一本杂志放到胸前，这才无声无息地睡去。

那天晚上，熊笑笑、李玉颜和米惠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任嘉嘉似乎太安静了，安静得就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人。

[5]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熊笑笑三人都显得心事重重，每个人都想着任嘉嘉的事，谁也没有说话。似乎，谁若先说出口，谁若先道破玄机，谁若先捅破那层窗户纸，谁就会遭到恐怖诅咒似的。

最终还是熊笑笑最先忍不住了，她喝了一口粥，用手背擦擦嘴，又把手背在裤子上蹭了蹭，看了看另外两个人，咽了口唾沫粥，说道：“你们觉得——任嘉嘉会不会不是人？”

这话一出，米惠和李玉颜都愣住了，这也是她们的想法。

米惠低声说：“我也觉得她太奇怪，太诡异了。”

李玉颜说：“你们见过她吃饭吗？”

熊笑笑摇摇头：“甚至都没有见过她喝水。”

李玉颜又说：“别说喝水了，就连上厕所都没看到过。”

于是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一列举了任嘉嘉不是人的证据。她们不但从来没有见过她吃饭、喝水、去厕所，甚至连她洗脸、洗脚、刷牙、洗澡、洗衣服都没有见过。用“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来形容